



# 五朵雪莲花

何英◎主编



◎刘爱萍

▲寂静的秘密

◎崔曼莉

▲房间

◎陈蔚文

▲租房

◎段海晓

▲底色

◎王新梅

▲你在哪里？

# 城

女性视角下的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

# 五朵雪莲

女性视角下的

何 英◎主编

# 城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性视角下的城 / 何英主编. -- 乌鲁木齐 : 新疆  
美术摄影出版社, 2014.12  
(五朵雪莲花丛书. 第3辑)  
ISBN 978-7-5469-6169-9

I. ①女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08174 号



选题策划：于文胜

责任编辑：张莉涓

责任校对：张莉涓

封面设计：党 红

版式设计：李瑞芳

责任复审：王英强

责任决审：于文胜

责任印制：刘伟煜



书 名 五朵雪莲花·女性视角下的城  
主 编 何 英  
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(www.xjdzxy.com)  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5号(邮编 830026)  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 
网 购 当当网、京东商城、亚马逊、淘宝网、天猫、读读网、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  
制 版 新疆读读精品网络出版有限公司数字印务中心  
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 mm × 1 230 mm 1/32  
印 张 8.375  
字 数 120 千字  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6169-9  
定 价 25.00 元

---

网络出版 读读网(www.dudu-book365.com)

网络书店 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shop67841187.taobao.com>)

---



五朵雪莲花·城

# 目 录

刘爱萍·寂静的秘密

寂静的秘密 / 003

崔曼莉·房间

房 间 / 047

陈蔚文·租房

租 房 / 081

段海晓·底色·上篇·下篇

底 色 / 137

王新梅·你在哪里？

你在哪里？ / 207



刘爱萍,女,笔名:流瓶儿。2005年开始写作,初始在《爱人》《伴侣》时尚情感类杂志发表文字,2006年转向纯文学写作,作品以小说为主,发表于榕树下、文化在线等网站并担任小说编辑。作品见《网络作品》《当代散文》《西部》《博尔塔拉文艺》《绿洲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等刊物。2010年由江苏文艺出版长篇小说《这一次,我不会先走》。2011年入选首届新疆新生代作家十佳。



刘  
爱  
萍

# 寂静秘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

## 寂静秘密



—

梅樱在阳台上收洗晒的衣服，偏过脸把汗蹭在T恤袖子上。脚旁的几盆茉莉花全都开了，隐约散发出清香，一大盆三角梅数月不败地开着。乌鲁木齐的夏天没有知了，静得让人心慌。

她是小脸白皮肤，淡眉细眼，因不大爱笑又话少，落了个傲气的名声。在心底她倒不否认这傲，只是还要再加上一个重要的“孤”字，成为孤傲。或者干脆不要“傲”，只要一个“孤”字。

“你姐夫昨晚喝多了，抱着儿子哭，说他活得不像个男人，就凭这话你说他像个男人吗？”隔着纱窗门屋里有人在说话，是梅樱丈夫的姐姐——克红。

梅樱进屋含糊地应了一声“哦”，将热气关在阳台门外。

克红叉着双腿，坐在沙发上，扎着与年龄不相符的马尾辫。一件红底黑花纱T恤紧张地包裹在身上，肥厚的脂肪错落着有三四层。手里拿着孩子的磨牙饼干，“咯吱”咬下去，皱着眉继续说：“我认命了，结婚可以，晚上就是不让他上身。”说着将脸转向窗外，梅樱以为她伤心掉了眼泪，她却又拿起一块饼干，腮连带着太阳穴一鼓一鼓地继续吃。

梅樱把衣服堆在沙发上。克红话题一转说：“补偿款我存了死期，儿子上大学之前，就算去捡破烂也绝不动这笔钱，谁打这笔钱的主意我就跟谁翻脸。”她在郊区的土地大院才被政府征购了，得了一套大房子和一笔钱。梅樱抖了抖手里的衣服，明白克红为什么会大早晨的来诉苦，不禁想冷笑，一把将沙发上的衣服全部揽进怀里回了卧室。克红跟着她到门口，殷切地接着前面的话继续说：“我跟儿子睡，他半夜里偷偷摸摸地来找我，他一来我就叫儿子起来撒尿，他拿我没办法，我们现在一个月不定能有一两次。”

屋里不知从哪里飞进来一只苍蝇，微型战斗机一般，“嗡嗡”叫着飞了两个来回，一闪不见了。梅樱不紧不慢地叠着手底下的衣服说：“不怕姐夫在外面找？”克红急不可待地答道：“找？谁能看得上他那个老鼠样，看上克勇还差不多。”梅樱专心叠衣服，不再接话，克红只好四处找那只忽然不见了的苍蝇。





梅樱嫁进这个家算得上是个意外。她是风光过的,从大学到工作一直是众星捧月,又中奖一般幸运地交到一个名流“王老五”。克勇当时是那“王老五”的司机。那段时间,她是出尽风头,受尽嫉妒。直到接到克勇的电话让她去某游泳馆“看戏”,她眼睁睁地看着那个“王老五”拉着一个女人的手,一前一后在泳池边上走,冷不丁地回头吻一下那女人,然后搂搂抱抱她的肩。像做梦,同样的地点,同样的情形,甚至搂肩的动作都相同,曾经女主角是她。克勇告诉梅樱,她不过是那男人风流史上不起眼的一个。梅樱失魂落魄地回了家,亲戚们早已放出风去,说她钓到了金龟婿,同事朋友全都等着看她的好戏。这时若说是上当受骗,除了被瞧不起,没有人会同情她。她咬着牙把眼泪流进肚子里,很是惊世骇俗地嫁给了克勇。

这些记忆此时丝毫不逊于屋里的那只苍蝇,让梅樱恨。她倒不恨她的婆婆,但也喜欢不起来。婆婆的身材瘦小,穿着一身黄底黑碎花衣裤,齐耳短发白了一半,很稀疏,露出被太阳晒成棕红色的头皮。这时婆婆正好拎了包菜从外面回来。看到克红她显得有些不安,低下头笑了笑问:“来了?”克红皱眉以示扫兴,回到客厅去看电视了。

婆婆是克红的继母,在一起生活没多长时间克红就下乡了,因而并没有多少感情。婆婆轻手轻脚地预备做午饭,没留

神梅樱两岁大的女儿溜进了厨房，把刚拎回的一包菜拖了出来，青椒西红柿滚了一地。梅樱一边骂“讨厌”，一边去收拾，却见菜堆里滚出几个小盒子，婆婆听到动静慌着要去捡，梅樱手快，一股脑全装进了袋子，顺着地脚丢进了厨房。

克红仰卧在沙发上全看到了眼里，转脸儿就问梅樱：“什么盒子？”梅樱回答：“是药，钙片和六味地黄丸。”

“心还没死，还在保养。”克红向厨房的玻璃门翻去一个白眼。

心还没死，原是梅樱的公公生前的口头禅，但凡婆婆做了令他不高兴的事，都是因为她的心还没死。后来平白的也要骂她心还没死，甚至是她的健康也是因为心还没死。究其源头是因为婆婆坎坷的经历。她在四川老家生过孩子，因为穷跑了出来，后被拐骗，几经周折跟着离了婚的公公来到新疆，生下了克勇。又因不堪公公的打骂曾偷跑过，落下了一辈子的把柄。

婆婆悄然无声地端碗摆筷，饭后又悄然无声地回屋休息。才刚睡下一会儿，有个年轻女孩在门外叫走了婆婆。克红马上警惕起来，问梅樱来人是谁？

梅樱对婆婆从来是不管不问，她是全身心都扑在女儿身上。女儿觉醒后是要喝水的，她守着女儿睡熟后轻轻地起身出来，赤着脚去倒开水晾着。路过婆婆屋门口倒吓了一跳，克





红背对着门站在里面。公公逝去有一个多月，克红没再来过，从前来也极少进那屋。只见她一边扯起衣襟从下方兜着扇凉风，一边向床头弯下腰去。“干什么呢？姐。”梅樱把虚掩的门一把推开。克红“啊”一声，转身翻坐在床上，两只手抱在胸口，红了脸说：“吓死我了。”接着向枕头一指说：“快来看看。”

梅樱不大情愿地走进去。婆婆的屋里有一张床，一个旧衣柜，一架缝纫机。床上枕头高高地遮着一堆东西。凑近一看，是一堆药和保健品。“她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不会是偷来的吧。”克红问。梅樱虽然不喜欢婆婆，但也不能接受克红这种污辱性的刻薄态度，只当没听见。克红继续说：“你不知道吧，她就喜欢在枕头里和枕头下面藏东西。”说着，将手里的枕头翻了个身，用手来回摸起来并马上有所发现。“这里面有存折，你来摸摸。”梅樱想走又回身过来，伸手去摸了摸，果然有硬纸样的东西。

克红要拉开枕头套的拉链，梅樱一巴掌拍过去，说：“你后妈没虐待过你，你要干什么？”克红窘了两秒，一笑将枕头放回去。说：“不干什么，她那几个小钱我还看不上。”说着又到床尾掀开褥子。说：“她的袜子在这里，有一只里面藏着日常用的钱。”梅樱伸头过去看了看，果然那里卷着三双袜子，有一只旧袜子鼓鼓的，翻开有几十块钱。梅樱心里有些不屑，自己转身出去。克红一边整理床单，一边为自己辩解，“我也

这样藏钱,你以为我会拿她的钱啊!”

两人才在客厅站稳,婆婆一头大汗匆忙回来,见早前都已睡下的人这会儿都站着,吃了一惊,很快又歉意地低下头,棕红的头皮反着光亮,怯怯地说:“拿点东西,还要出去哈。”梅樱和克红各自回到床上,婆婆又拎着只旧布包轻手轻脚地走了。梅樱看着婆婆走路的样子就生气,像背着个在睡觉的孩子,躬背垂头,蹑手蹑脚的还是内八字,说话也像受了惊吓似的不敢大声,一副旧社会忍气吞声的老佣人样子。公公在世时她同情婆婆活得可怜,公公去世后,她发现婆婆这副样子难免使人误会到自己,因而逐渐厌恶起来。

梅樱的公公一个多月前在养老院去世。当时梅樱正陪着孩子住在儿童医院。不是他们狠心,是家里九十平方米容不下她的公公。老爷子瘦成一把干柴却精神矍铄,口无遮拦对着婆婆从早骂到晚,除了吃饭睡觉,没有安静的时候。手里拿着把竹拐杖,把地敲得咚咚响,楼下邻居不知来吵了多少回。值得庆幸的是,他的牙没剩下几颗,又一口江西方言口音,外人不懂他在骂什么。后来又闹离家出走,有一天真走了,并被某电台记者捡了回去,在电台开了期特别直播节目,主题是为老人讨回生存权。老爷子告诉记者在家被虐待,没有吃喝被赶出家门,乱哄哄地闹了些时间,周围的邻里包括街道都出来证明情况有出入,电台节目才不了了之。老爷子消停





了几天后,又开始砸碗摔筷闹离婚。婆婆倒还好,挨打受气二十多年早练就了充耳不闻的本事,只是小孙女已开始能听懂大人说话了,为了孩子,全家共同商议把老爷子送去了养老院。

和他在一起,一家人都无话可说,他天天骂着让婆婆滚回老家,骂婆婆一辈子都想着老家的男人,闹离婚就是为了不想看见婆婆,这时又是这种态度,能说什么?全都随了他。

丧事梅樱没有参加,因为孩子持续低烧一个月找不出原因,她寸步不离守着。听克勇说老爷子从台阶摔下去咽气了,她只是意外地“啊”了一声,没有掉眼泪。老爷子入土的第二天,孩子忽然就退了烧。护士高兴地恭喜梅樱,梅樱却也高兴不起来。生与死,如同翻过一页纸,毫无分量。

## 二

次日同一时间克红竟然又来了,公公生病报病危的那段时间,她也没有来得如此勤。梅樱只当看不见她。克红讲街道就快为她安排工作了,讲老公为儿子写了篇民族团结的文章在校园里展览。她只顾自己讲,倒也不在乎梅樱的反应。说着,就问起了婆婆昨天神秘秘地干什么去了。梅樱不耐烦地答:“谁知道她干什么,给你再找个后爸也不一定。”克红作势要拧她胳膊,笑道:“你等地球倒转吧。”梅樱忙向一边闪

开,心里更添一层反感。

家里没有空调,紧闭的门窗挡不住暑热。梅樱怕热到女儿,一天要拖数次地降温。这会儿洗了拖把出来,一回头看见克红又站在了婆婆屋里。她对着梅樱自语道:“她咋还有钱?”

“存折不等于钱,也许上面只有几块。”梅樱没想到克红竟认真惦记起了婆婆的枕头,恨不能说,补偿款拿到了手,还嫌不够。

克红毫不客气地又拿起了婆婆的枕头。说:“我看看她到底存了多少钱。”梅樱想阻止,克红已利落地把手伸进了枕头套里。枕头套里并不是通常的枕头芯,而是一些不穿了旧毛衣毛裤,她很快从里面摸出了几样东西,一个对折的旧牛皮纸信封,几张叠在一起的纸,还有一张暗红色银行存折。梅樱忍不住也走了进来,克红先打开了存折,看了半天,把存折递到梅樱面前,问:“我看不懂了,这到底是多少钱?”

“你不会数零啊……”梅樱迟疑着接过了存折。反复确认了几遍,缺了半口气道:“这是五十五万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可是再细看仍旧是五十五万。俩人惊得都瞪大了眼。梅樱指着名字问克红,“黄川菊是她原来的名字?”克红皱起眉,说:“不是。”说着又打开旧信封,里面是三张泛黄的旧照片,一张是一个十几岁姑娘的全身相,两条辫子垂在胸前,背后看得出是照相馆的布景。一张是一个小伙子的全





身相，胸前抱着像是毛主席语录。还有一张是俩人的合影，并排站着。黑白照片经过美容处理变成了彩照，红脸蛋，红嘴唇，绿衣服。“谁呀？”梅樱问。“是她吧，说像也有几分像，说不像也不像。”克红犹豫着答道。

楼道里传出婆婆跟对门老太太的说话声，婆婆出去回来了。克红急忙开始收拾东西，梅樱也几步跑到客厅继续拖地。幸好说话声持续了两三分钟人才进来，克红已坐到沙发上吃起了孩子的磨牙饼干。

梅樱问：“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话说出来马上又后悔，平时是不问的。婆婆奇怪地看了看克红，歉意地低下头微笑道：“去拿了点东西。”话毕换鞋回了自己的屋。

梅樱和克红面面相觑，因为吃惊过度许久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说起来，家里还不止这一件蹊跷的事。公公去世后，家里的安静有些诡异，全都对公公的意外闭口不提，公公的一生是画上了句号，可是这句号过于决绝。梅樱问及公公如何从楼梯上摔下，养老院为什么不承担责任等问题，克勇非但不肯详说，还发怒命她不许再提。如今又添了一件。

傍晚婆婆去打牛奶，克红抓住时机又进了婆婆的房间。梅樱跟在孩子的身后，收拾丢得到处都是的玩具，嘴里念叨

着，小白兔，白又白……眼睛却跟着克红进了婆婆的房间。大约只几秒的时间，就听到克红叫，“这么快东西就转移了。”她忙去婆婆的房间看，果然枕头下和枕头里的东西全部都不见了。

克红并不死心，反复拉开衣柜翻找。梅樱忍不住说：“找到又能怎么样？”

克红埋头翻找着，却答：“我找老爹那个床单和衣服……”话说了一半，忽然停下来。梅樱奇怪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客厅里的电话铃打断了她们的对话，梅樱跑去接，连着“喂”了好几声，里面隐约可以听到喘气声，却没人说话。座机是一部老式电话没有来电显示，很快又挂断了电话。克红问谁的电话，梅樱说没人说话。她接着继续问克红，“找老爹的床单和衣服干什么？”克红摇头说没什么。

不一会儿，电话铃又响起来，克红反应迅速，先关了电视声音又示意让自己去接电话。梅樱凑过去，两人的脸几乎贴在一起，克红“喂”了两声，隐隐听得到话筒里有车打喇叭，有呜呜声，像街头。电话里又一次没人说话，挂断了。为什么打通了，不说话？

梅樱认为是纯属偶然，是谁打错了电话，克红非常肯定地说是找婆婆的。她快速地扇动着扇子，很激动的样子。

当晚克红住了下来。





孩子睡下后，梅樱和克红一同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婆婆悄无声息地坐在窗边的沙发角上，在这个家里她像是一台电器，只干活不出声。梅樱跟克红强忍着干看了两小时电视剧。挨到婆婆睡觉关了屋门，才长出一口气，可是彼此望望对方的脸，一肚子话又全化为了乌有，只能都去睡觉。

梅樱睡不着，她当初的下嫁全然不是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，相反处处都是理不顺解不开的结，这一天倒又添了两件。她在床上怎么躺都觉着难受。克勇后来进了家探矿公司工作，出差是家常便饭，而且还常常因钻山沟手机没信号不同她联系。结婚之后世上最亲密的人只有他，然而又是那么有限。她以为是找到了安全的包容和依靠，却忘了这世上还有一个词叫做耿耿于怀。克勇有时会忽然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，神经质地给她一记耳光，他们那段“英雄美女”姻缘究竟有多少情感在里面呢？

枕巾不知不觉地又被梅樱的眼泪浸湿了，她起身到衣柜里拿出一只鞋盒子，里面整整齐齐放着花花绿绿的口香糖和巧克力，把它们全部倒出来，洗麻将牌似的在床上推揉了一会儿，又一块一块地拿到鼻子前闻，然后一块一块按大小错开颜色放回去。

她也想看看克勇的枕头。克勇有自己的专用枕头，厚而硬，拿起来沉甸甸的。先拆了外层的枕头套，里面又是一层自